



重推

## 一部河陇地域文学编年史

□ 丁宏武



初冬山丹马场景色美 成林

《汉魏六朝河陇文学系年》(以下简称《系年》)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六朝河陇地区胡汉著姓与本土文学综合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入选《西北师范大学世纪中文·学人文丛》。《系年》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之间的河陇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梳理,形成一部以年为纲、以人为目,前后近八百年的河陇地域文学编年史。

“河陇”是河西、陇右的简称,在中国古代主要指陇山以西、西域以东的广大地区。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河陇”一词出现于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西汉“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凉州为十三州之一,其地东起陇坻,西至西域东界,河西和陇右同属凉州刺史部,自此开始,河西和陇右这两个互相毗邻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日趋紧密,此后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合,逐渐演变为一个区域共同体,河陇地理概念也随之生成。

河陇地区虽然僻处西北边隅,但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其风土气俗,不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河陇文化,而且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河陇文士。河陇文学发轫于先秦,在东汉后期和五凉时期曾经出现过短期的繁荣。受河陇边塞“风声气俗”的影响,河陇文学自先秦以来即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刚直劲健,慷慨任气,激荡着华戎交汇的雄宏气势和力量。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班固的这段论述,立足于地域文化的视角,将河陇一带的边塞属性、尚武之风与文学作品的慷慨之气联系起来,强调《秦诗》是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历史产物和文学呈现,比较深入地阐释了河陇文学与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成因。

据粗略统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河陇作家作品129人、615篇(含残篇),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河陇作家作品24人、175篇(含残篇),郝润华主编《甘肃文献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著录自李陵至牛弘共计59位唐前河陇作家的文集或单篇作品。本《系年》涉及的重

要作家有60余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旅陇作家的活动及作品,在本《系年》中也有涉及。这些旅陇作家主要包括两汉之际和五凉时期避难于凉州的旅陇文士,其中著名文士有班彪、方望、郑兴、申屠刚、杜林、马援、窦融、段业、程骏、江强、常爽等。本《系年》关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河陇作家的籍贯认定,主要依据史籍载述,同时参考家谱、墓志、作品文本等进行综合考量。凡是史籍明确记载籍贯属于东汉凉州刺史部所辖十郡(北地、安定、汉阳、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和两属国(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的地域范围之内者,不论其是留守本土还是流寓他乡,一概收录。因仕宦或避难等原因流寓河陇地区的外籍作家,其旅陇期间的行迹及相关作品也在本《系年》系录范围之内。

根据文献记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地区出现的著名作家,大部分出自河陇著姓。尤其是天水赵氏、陇西李氏、狄道辛氏、安定梁氏、安定皇甫氏、安定张氏、武威段氏、敦煌张氏及宋氏、索氏、汜氏、阴氏等“河陇世族”或“西州著姓”,人才辈出,成为这一时期河陇文学创作的主体。十六国时期,前秦氏族苻氏、后秦羌族姚氏、北凉卢水胡沮渠氏、南凉鲜卑秃发氏(河西源氏)、西秦鲜卑乞伏氏等作家的出现,为多元一体的河陇文学增

添了新的成分、新的色彩和新的文学生长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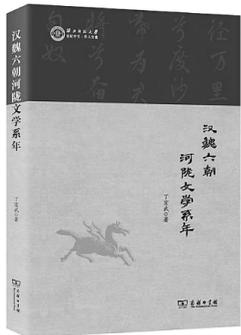
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考察,李陵、隗嚣、秦嘉、徐淑、王符、赵壹、张昶、傅玄、傅咸、张骏、胡义周、刘昞等人及其作品,深受后世认同和推崇,堪称唐前河陇文学的杰出代表。李陵是秦汉以来第一位有文学作品流传后世的河陇文士。隗嚣是有文献可考的以“善为文书”享誉当时,并被中原文士普遍关注的河陇第一人。东汉后期,河陇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文士。梁竦著《七序》,班固因而称赞:“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熲),文武兼备,名重当时;侯瑾、赵壹跻身于《后汉书·文苑列传》;王符隐居著书,指陈时弊,为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之一;秦嘉、徐淑,伉俪情深,《赠妇诗》三首,堪称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张芝、张昶,文书兼擅,引领了汉末新的士林风尚。其人其作,足以代表当时文化发展和文学创作的一流水准。魏晋时期,河陇文学沿着东汉以来的态势继续发展。皇甫谧、傅玄、傅咸、索靖等人在文坛享有盛誉,堪称河陇文士的优秀代表。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僻处西北边隅的河陇地区,政局相对稳定,加之五凉政权“文教兼设”,遂使河陇地区成为当时北国的学术中心之一,河陇文学也在五凉时期达到了唐前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熠熠生辉的陇原山川 张沛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地域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地域文学也成了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与此同时,随着文学史研究时空视角的不断扩大,文学地理研究也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之一。编纂《汉魏六朝河陇文学系年》,不仅可以客观呈现在丝绸之路与民族融合双重影响下的唐前河陇文学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轨迹,为深入探讨河陇文学的地域特色及历史影响奠定基础,而且可以深入挖掘唐前河陇文学与文化的历史积淀,进一步拓展河陇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领域和空间。

《汉魏六朝河陇文学系年》,丁宏武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宋名臣如云,称得上“群星闪耀”,包拯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星辰之一。

滕非的《包拯传·大宋孤勇者》,其气质恰如包拯给人的感觉,温和但有边界,刚劲而不霸道,给人带来很多启发。

## 大宋孤勇者的传奇人生

□ 曹鹏伟

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公元1027年的科考,29岁的包拯初登朝堂,《包拯传·大宋孤勇者》从这里开始。

包拯考中进士之后,辞官不就,回家赡养父母。10年后父母俱已离世,包拯出任天长知县。后调任端州知府,三年后入京,数年后出京、返京,从殿中丞一路升迁至枢密副使。1062年,包拯病逝,被迫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宋仁宗赵祜生于1010年,十三岁继位,1035年,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刘娥去世,仁宗亲政,1063年,仁宗病逝。可以说,包拯和仁宗朝的大宋一同成长、沉浮。

滕非的书中记述,宋对西夏战争屡败,被迫以“岁赐”妥协,对辽增纳岁币求和。土地兼并及冗官、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包拯亲历其中),范仲淹等人庆历新政失败。有此背景,星辰的明暗和闪烁才被赋予历史的意义。

二

包拯的民间形象主要来自《狸猫换太子》《铡美案》等传统戏曲作品和《三侠五义》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塑造,树立了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处事干练的形象。

在《包拯传·大宋孤勇者》中,包拯孝老爱亲、爱民如子、嫉恶如仇,用血肉之躯和聪明才智在北宋的星空下,划出一道慰藉民心的温暖之光。

一是为亲孝悌。包拯中举后,弃官不做,回家赡养父母。他自觉用10年时间,完成了对父母养老送终之后,才开始上任。因此包拯谥号中有个“孝”字,这是朝堂对他家庭美德的褒奖。

二是为怀仁德。包拯初任知县,工作成效显著,被提拔至端州任知军州事,他在此解决了地方内涝和群众吃水难题,并发展州城经济,让端州从穷山恶水变为边陲名城。当京官时,在饥馑之年暗访陈州上奏朝廷,推动为受灾地方出台减免税收政策,安排用义仓之米赈灾,保全百姓性命,维护民生之本。再到任京东转运使时的赈灾,任陕西转运使时改革吏治、整顿兵务、减税减赋……包拯在具体工作上不拘泥于固有规定,方法灵活管用,问题导向明确,所到之处,必有所成。

三是为官刚正。公元1030年,包拯调入京师御史台,从他上奏阻止仁宗重修上清宫开始,到论国家用

人、弹劾张若谷、惩治阎世良、重审张可久,弹劾李昉、王遂、张尧佐、张承祐、李淑、宋庠等,均取得了一定成效,史书称其“性峭直”“甚嫉恶”。包拯的刚正有着丰富而智慧的“道”与“术”的结合。

作者笔下的包拯形象,是历史的,也是文学的,剥离传奇色彩之后的凡人英雄,勇武而顾大局,智慧而知进退。

三

包拯从地方调入帝都御史台,御史中丞王拱辰站在庆历新政改革派的对立面。

保守派需要包拯向改革派开火的时候,包拯并无过于积极的表现,虽然他数次抨击按察使制度,质疑按察使权贵的泛滥,要求朝廷要重视冤假错案,慎用各类死刑,并针对新派即将废除“封弥誊录”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仅是做事不对人,尽职尽责而已。

包拯始终以大局为重,这种务实的勇气和作风,至今值得学习。

包拯常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包拯传·大宋孤勇者》语言简洁,叙述疏密有度,人物描述鲜活,评价史事中肯,以上都是闪光之处。

《包拯传·大宋孤勇者》,滕非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美文

## 冬藏图

□ 秋石

白霜初临,田野归于沉寂。

田鼠转动着眼睛,向黑咕隆咚的地穴搬运口粮;候鸟南飞,日夜兼行;留鸟一边在收割后的田野寻觅遗落的谷粒,一边在山林、草垛、树洞、屋檐、岩壁、沼泽经营冬的归宿。

冬的大幕拉开,一场季节的馬拉松漫长而生动。

晒干后的稻谷还带着秋的余温,金黄的色泽透出诱人的香味,每一粒粮食都是生命之源,粮食归仓,村庄吹响丰收的唢呐。

坚固的粮仓,是村庄赖以生存的守望,男人抹一把满是汗渍的脸,关上最后一块仓板,丰收的红纸条,贴出红红火火的气象,一张幸福而憨厚的脸,光彩照人;女人擦了擦围裙,一碗白米饭,热气腾腾,乡土的

日子,朴拙、悠闲、自在。

冬阳暖暖的,村庄跨越最后一道门坎。

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堆成巨大的圆锥形,高天厚土,一座堆仓,就是一个偌大的惊叹号;一座堆仓,就是村庄永恒的符号。

黑白瓦墙,红红的辣椒挂于檐口,从冬挂到春,从春挂到秋,村庄风风火火,一路风生水起。

阳光正好,打一眼地窖,一颗颗红薯在厚重的黄土中安身立命,一碗碗红薯粥,把男人喝得气壮山河;一颗颗烤红薯,把女人吃得山丹丹花开。

天地作证,一幅冬藏图,烟火缭绕,秀色可餐,乡土的韵味尽在其中。

(摘自《内蒙古日报》2023年11月23日)

滴水藏海

## 晚来天欲雪

□ 蔡相龙 何春蕾

大成。

大雪天气与寻常天气不同,人们总是会更兴奋一些,多一份豪情,多一份风雅。东晋名士谢安借着雪景考校谢家子弟,相比于其他兄弟的平庸,谢道韞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道出了雪的神与神。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则另有一番名士风度,他在一个雪夜醒来,眺望四方,遍地皎洁,忽想起老友戴安道,于是乘兴而行,又兴尽而返,见没见到友人的结果并不决定什么,贵在体验过程,王徽之性情与雪一样澄澈。宋代杨时为了得到老师程颐教诲,任大雪飘落,仍伫立静候,这源自于他对真理大道的虔诚。一个个

说不尽的佳话,因与雪有关,更平添了几分洁白纯净。

在传统诗中,雪的寓意很是丰富,其中有离别,也有故乡。“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戎卒返乡,时节转换,纷飞的大雪淹没了离愁。清代纳兰容若也感受到了雪的呼唤,“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风雪声再大,也掩不住思家的心声。

雪对于农事至关重要,民谣有“瑞雪兆丰年”的说法。但雪对于民生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之句,刻画出

了雪中劳动的艰辛。唐代罗隐面冷心热,“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他辛辣一问,折射的是忧民情深。

有雪的意境,时而是孤独的,时而又温暖的。柳宗元在迁谪之所独自往来,天寒有雪,群山中的鸟儿不见踪影,无数的道路都不见人的踪迹,但并非天地皆是空白,“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还有个守得住寂寞,耐得住孤独的老翁,他的背影是那么清傲,竟给人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明人张岱用笔极简,“雾松沆沆,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湖心亭的雪从此印在中国人的审美之上。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以雪相邀,想与故友来一场围炉夜话,他们说了什么呢?说诗,说雪,说酒……答案我们不得而知,只能问刘十九,或是那夜如约而至的大雪了。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12月8日)

纸上书店

## 《儒家经典与领导力》

马平安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细致梳理儒学经典,总结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领导力”思想,认为“文化领导力”主要包括人与团体对自身需要的文化选择、价值认同、战略构架等观念和管理运用能力。书中对读者提出期待:努力实现“文化领导力”的创造性转化,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从而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尽快联系,以便付酬。